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三回 林長老除孽安民 丘縣尹薦賢禮釋

詩曰：古道荒涼人影絕，紅顏土穴遭磨折。

天生俠士逞神威，叱咤一聲妖獸滅。

賢良縣宰能鑑別，薦引雙雙朝鳳闕。

聲名遠播鬼神欽，千載流芳林俊傑。

話說林澹然在店中欲往京師，問店主人路程，店主道：「建康有千里之遙。但此去百餘里，地名嵇山，乃睢陽地面，向來太平，不知怎生，近日出一野人，虎頭熊掌，身長丈餘，專一喫人。本府太守差獵戶士兵，山前山後，日夜用心勦捕，反被他傷損多人，因此行人難過，大都輾轉往別路走了。若過得此山，一路平坦，直到建康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不信此畜有這般利害。」店主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這野人，口邊露八個獠牙，長三五寸。一雙臂膊，一丈有餘。那□個指頭，就如鋼鉤一般，利似霜鋒。腿上粗毛，硬如針刺。跳一跳有三四丈遠。渾身黑肉似鑄鐵打成，刀箭不能入。人若撞見，就騎著快馬也難逃脫。一手揪來，先摳眼珠，次剜胸膛，喫了心肺，然後受用四肢身首哩。縱是八臂那吒，也近他不得。師父若去時，早晚切不可行，直待午牌前後，等有伙伴，聚集了數□人，方可去得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多承指教。但俺出家人，一心以救人除害為念，前途有此妖畜，若不驅除，怎顯得慈悲救物之意？除他不得，死而無怨。不知這畜巢穴在於何處，那裏是他出入路徑？」店主道：「我一向聽得人傳說，在嵇山正南路上，一座土地廟裏藏身。廟前是走路，廟後是一條澗溪，東西兩邊都是山林。東邊還有幾村百姓，西首人民都被他喫得慌，搬移別處去了。師父若要去，切須謹慎。今日天色將晚，且就荒店暫宿，明早起程罷。」林澹然稱謝，就在店中歇了。

次早，算還飯錢，辭別了店主。澹然初入梁國，路徑不熟，只望大路而走，一路無話。至第三日午牌時分，看看走到嵇山，並不見一個行人。遠遠望見正南路口一座古廟，果然寂靜，真是荒涼。趨步上前看時，但見：

屋宇皆傾壞，門窗四下空。雕梁塵滿積，畫壁已通風。亂草生階道，啾啾吟砌蛩。神廚無頂版，案桌沒籤筒。左廊懸破鼓，右廡缺鳴鐘。土地脫鬚髮，夫人褪臉紅。判官靠壁北，小鬼拄門東。燭臺堆鼠糞，爐內可栽蔥。屋檐蛛網絲，瓦片似飄蓬。蕭條真慘切，四顧絕人蹤。

林澹然將包裹除下，和禪杖放在土地神座前，對土地稽首，將包裹內所餘乾糧喫了。手提禪杖，週圍廊下前後細細尋看，並不見一毫蹤跡，也沒一個人影。只見土地樹座下白雪雪幾堆骨殖，樹左邊側首一塊石板，滑溜溜卻似水洗磨光的一般，其餘都是些灰塵亂草，並無別物。林澹然暗付道：「這孽畜在此棲身，敗得廟裏光蕩蕩的，只有這幾堆骨頭，甚是可憐。」付了一會，無處搜尋，提起禪杖，在這光石板上敲了幾下，嗟嘆數聲。只聽得石板底下，嚶嚶的有人做聲響。林澹然道：「卻不作怪麼？莫不這孽畜在石板底下存身，也不可。」拄著禪杖，將石板四圍看了一轉，原來是搖得動的。將禪杖雙手用力撬起來，只見底下是一土穴，穴內甚寬，兩個少年婦人，鬢髮蓬鬆，形容憔悴，坐在石條上。內有一張床，兩頭是石，中間數根亂木橫攔為床，上面鋪些亂草。餘外山禽野獸，堆積滿地。林澹然喝道：「你兩個婦人，是人是鬼？為何在這石板底下安身？好好對俺實說！」那兩個婦人一齊哭道：「佛爺呀，我兩個是本村居住的百姓，一姓唐，一姓宓，丈夫都是倚靠田莊過活。一日丈夫出去耘田，我兩個在門口閒話，猛然起一陣狂風，風過處，見一怪物走到面前，把我二人驚倒在地，被他一手一個，拿到石板內。只疑命盡，誰知不分晝夜，輪流淫媾。每日採些山桃野果，與我們度命，就如在陰司地獄一般，苦不可言。今日遇著活佛，望救蟻命。」言罷，雙膝跪下，淚如涌泉。林澹然道：「你且說這畜物怎麼樣出入？」婦人答道：「每常間夜裏出去，日間躲在洞中。近來卻又早晨出去，傍晚方回，止有些野獸山禽之類拿來。今日天色陰暗，這時分已晚，將次回來了。望乞佛爺怎地救得我兩人性命，實是再生父母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你二人且不要慌，只躲在這洞裏，待俺把這孽畜斷送了，然後方救得你二人出來。」

三人說話未完，忽然一陣腥風，刮得塵飛滿廟。林澹然忙將石板仍舊蓋了，手提禪杖，立在廟門內張望時，又見一陣風起。這風比前更大，腥氣觸人。遠遠望見野人，雙手提著一隻大鹿，走將來了。林澹然閃在門後，定睛細看這野人，果然生得利害。但見：

身軀怪異，分明野獸又如人；狀貌猙獰，卻像魔王疑似鬼。光閃爍，眼射兩道金光；亂蓬鬆，頂撒一叢黃髮。兩條臂膊，渾如靛墨妝成；□個指頭，一似純鋼打就。腥氣難聞，行動處陰風匝地；雄威可畏，哮吼時霹靂喧天。且休言勇力超群，果然是喫人無厭。虎豹見伊魂魄散，豺狼撞他命遭傾。

只見這孽畜眼觀著他處，看看走入廟中，不提防林澹然在門後舉著禪杖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畜生休走！」將禪杖劈頭打去。野人喫了一驚，側身閃過，就丟了鹿，大吼一聲，舒兩隻黑爪，向前撲來。林澹然舞動禪杖，滾將入去。那畜物並不懼怯，揜手舞腳向前撲人。兩個鬥了一會，林澹然暗想：「和他這等相鬥，怎能除得？」心思一計，倒拖禪杖，往東山凹裏便走。這野人伸開長腳，箭一般趕來。林澹然覷他來得近了，扭回身，將禪杖照肩膊一掠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野人即忙躲過，澹然卻不打他肩膊，就勢往下毛腿用力一掃，正掃著他臍骨。只聽得嚶的一聲，這毛腿早已打折。野人就挫倒地上，掙扎不起。林澹然隨即照頂門著力一下，打得個發昏章第□一，就連肩帶脊，不住手的打了數禪杖。那消半頓飯時，除了一村大害。有詩為證：

野獸無情勢莫當，村民數載盡遭傷。

賢僧試展屠龍手，一杖當頭命即亡。

話說林澹然仗平生武藝，沒頓飯間，將野人打死。見他氣絕了，用得力乏，即走到廟裏門檻上坐了半晌。喘息已定，跳起來，仍將禪杖撬起石板，叫道：「這孽畜已被俺打死，你兩個且上來說話。」這兩個婦人歡天喜地，答應道：「謝神明，原來也有今日！佛爺且住，待我們取些物件上來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卻又作怪，土窟裏有甚麼東西？」只見兩個婦人在洞裏將些竹木搭起，你我相扶，爬將上來，手裏各提了一個破衣包。見了林澹然，只是下拜，口裏齊叫：「救苦救難的佛爺，重生的父母，再世爺娘，救我二人性命，何以報答！」磕頭不止。林澹然道：「你且起來，不須拜了。你二人趁早尋路，認回家去。貧僧自在廟內暫過一宵，明早取路，要上京都。這野人可叫人來燒毀就是了。」那兩個婦人道：「佛爺說甚麼話！你今捨生拚命，除此畜物，救了婦人與滿村百姓，恩德如天，如何便去？今晚佛爺同村婦到家裏用些晚飯，就在草舍權宿一宵，明早著地方報縣官知道，辦些香花燈燭禮物，即謝佛爺留下大名，以便各家供奉。這兩個包裹內，都是這畜生喫了人遺下的金銀首飾，乞佛爺收下，權為路費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出家人，要此金銀首飾何用？你兩個自收去養活，或者與丈夫做些資本。也不必報知縣官，亦不勞眾人酬謝。俺今晚在此廟中暫歇一宵。你女俺男，若到汝家，甚為不便，你兩人自去罷。」兩個婦人再三道：「佛爺，這古廟中甚是荒涼，並無人影，怎地在這裏安歇？還是到我們家裏去不妨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貧僧斷然不去的。不必多言，天色已晚，快去快去。若再夜深，難以尋路。」兩個婦人見林長老堅執不去，只得背了包裹，拜辭出廟，尋路而去了。喜得七月中旬，正值皓月當空，兩個婦人趁著月光，一步步捱到家時，但見空闌冷落，四壁歪斜。推門一看，屋內止有破桌破凳，家伙數件而已。兩個只得在破凳上坐了，商量道：「今夜且將就坐，到天明門前俟候，若有人行過，教他去報地方知道，請這活佛轉來謝他便了。」

且說林澹然獨自一人，在廟裏神廚內睡了一夜，不覺天色已明。心內付道：「若再遲延，必被這地方人等纏住，不如及早收拾動身。」慌忙將包裹裝束，手提禪杖，拽開腳步，往東南而走。這兩個婦人等不到天曉，五更時就站在門首伺候人過。將及天明，有一夥近村菜戶，約□數人，口唱山歌，挑著菜擔到城內去換柴米，手裏都拿著一條鎗棒，也是防備這野人的。兩個婦人連忙叫道：「你眾位那裏去的？」內中一個答應道：「我們都是進城裏去做買賣的。你問我們怎地？」婦人道：「列位，生意且請暫歇。」

今有一樁喜事。與你計較，煩你們到村前村後獵戶保正人家通個消息。」那夥人問：「有甚喜事，要我們通報？」婦人道：「你眾人手裏拿著鎗棒做甚？」那夥人道：「你豈不知這村裏土地廟中野獸喫人？故用鎗棒防備他。你這兩個女人好大膽，在這孤村破屋裏住，又沒個男子，好險也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們正被野人擄去，昨晚賴一位進京的活佛，不消幾禪杖，除了這畜，救我兩人性命。故煩你們通報，好叫地方得知，重重謝他。」這夥人聽見說野人被個和尚打死了，個個伸舌搖頭道：「有這等事，必是佛來下降了！」各各丟下扁擔，四面八方飛也似跑去傳報。

少刻間，各村居民，若大若小，扶老挈幼，都奔到土地廟裏來，喧天震地，鬧叢叢，何止五七百人，將野人屍首圍住了看。內中有一人道：「眾位不要看這孽畜，且理正事，回到廟裏拜謝活佛要緊。」眾人都應道：「說得是。」一齊擠到廟裏，並不見個人影。眾人四下搜尋，亦沒蹤跡，一齊笑道：「又是異事。這長老想是有翼翅的，騰空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此長老決非凡人，必是甚麼神靈下降，殺這畜生，救了我滿村百姓，依舊上天去了。不然，如何除得這般惡物？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不要慌，先著兩位保正去縣裏報知。方纔聽得報事的說，這長老要往建康去，料他去亦不遠，我們一齊趕上，畢竟追著，拜求他轉來如何？」眾人齊道：「此論甚當。」有幾個保正里長，忙忙的到縣裏報去了。這一班後生村民獵戶，一窩風同望東南趕來。原來林澹然從早晨走到午時，走不上三□里之路。看官你道為何？一者路上沒飯店，未曾飲食，腹中飢餓；二者對付這野人費了氣力，因此精神疲倦，慢慢的挨著。走不多路，被這夥人一霎時趕著了，一齊喊叫：「師父慢行。」林澹然聽得叫喚，立住腳看時，只見一起人搶向前來，拜的拜，扯的扯，不由澹然做主，平空地攙將轉來。

再說睢陽縣尹乃浙東人氏，姓丘名吉，字祥甫，是一清正之官。當日纔坐早堂，見這幾個里老慌慌張張撞到堂上，知縣道：「你這幾人為甚事的？」里老道：「小人是嵇山保正等，為報喜事。蒙老爺德庇，嵇山土地廟裏野人，幸遇一位遊方長老打死了，故此特來報知，乞爺鈞旨。」丘吉道：「這野人是獵戶相助打死的，是這和尚一人打死的？」里正道：「昨日晚間是這和尚一人打死的。今早眾人方纔知道。比及奔到廟裏，這長老已自去了。故小人等先來報知，另著人追趕去了，未知追得著否。」丘吉道：「與地方除害，合當重酬。既然去追，諒他也去不遠，必追轉來。」叫跟隨的：「快備馬，我須親自去迎他一遭。」丘吉上馬，急急望土地廟來。未及到廟，遠遠見人聲喧哄，打團圍住一個和尚，在廟裏跪拜。丘吉即下馬，步行到廟。眾人見縣尹來，都一字兒排列兩邊。林澹然起身，合掌問訊。丘吉回禮，叫里正快備座來，賓主坐了。丘吉道：「吾師高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今欲進京貴幹？怎麼遇著這野人，被吾師所斃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貧僧姓林，法名太空，賤號澹然，北平人氏。遊方數年，為到建康訪一故友，打從貴境經過。昨晚偶在廟前遇著這孽畜，被貧僧數禪杖斷送了性命。此乃些須小事，何勞大駕親臨。」丘吉道：「敝治嵇山，出此異獸，喫人無厭，勇不可當。滿村百姓來往人民，盡遭毒害。下官屢著士兵獵戶捕捉，反被所傷。今日得遇吾師，除此大害，真乃神人，下官與百姓皆叨覆庇矣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出家人慈悲為主，佛祖尚捨身以利物，今日替民除害，乃貧僧分內事，何勞尊官過譽。」丘吉即攜手同出廟外看這野人，驚得毛髮皆豎，道：「好利害之物，不知傷了多少生靈！」看了半晌，依舊到廟裏坐下，分付各村里老保正百姓人等，都要打點幢幡香燭笙簫鼓樂，迎林老師到縣中去。

這些百姓聽得縣尹分付，各自去備辦齊整，縣尹叫該房書吏一邊辦齋款待。頃刻，村民聚集稟覆，一應鼓樂幢幡等項，俱已齊備。丘吉請林澹然上馬，令獵戶等一面放火燒毀野人屍首。只聽得一派鼓樂之聲前面開導，後邊一班百姓焚香點燭，簇擁而行。不一時已到縣前，丘吉同林澹然下馬，上堂重新施禮，分賓而坐。次後眾百姓書吏皂隸人等，都到堂上拜謝林澹然，澹然各各答禮。丘吉發付眾人：「且去，明日里長保正等，率眾人早來伺候。」眾人答應散訖。請林澹然後堂飲酒，不覺天晚，令人送至縣前安惠寺中歇宿。當晚，丘吉與六房書吏商議道：「我看這林長老一貌堂堂，儀表出眾，決非凡俗僧流，必是一籌豪傑。近聞京都妙相寺已有一員正住持了，因寺內錢糧廣大，屢遭盜賊偷劫，朝廷頒旨，要天下官員人等，薦舉一員有材德兼武藝者為副住持。我欲親送此僧到京，以充乃職，汝眾人心下如何？」眾書吏道：「老爺主意甚好。小的們也看這長老磊落不凡，若為此寺住持，決替朝廷出力，老爺必定高升。」丘吉心下歡喜。

次日天色黎明，門皂跪稟：「各村里老保正，領眾百姓捧著金銀段匹，在門外候老爺發落。」丘吉隨即上馬，率領百姓到寺中來。本寺和尚，撞鐘擊鼓迎接。丘吉入殿參佛畢，林澹然出見，平揖坐下。茶罷，丘吉令承直與眾百姓捧過金銀綵帛道：「昨蒙吾師大德，無以為報，今有官給錢壹千貫，並敝治百姓備得些須薄禮相酬，乞笑留萬幸。」林澹然合掌辭謝道：「貧僧雲遊四方。托鉢為生，隨緣度日，卻要此金銀何用？身上破衲，足以避寒，要此段匹何用？昨承大人款留，叨領盛齋足矣。今早正欲登堂叩謝，又蒙大駕光臨。乞尊命發付眾人，各收金帛回去，將官給賞錢，周濟貧窮被害之家，即貧僧之受惠矣。」丘吉再三苦勸，林長老堅辭不受。丘吉只得教眾百姓拜謝，領禮物回去，將官錢散給百姓。安惠寺住持安排齋供款待，林澹然起身拜謝告行，縣尹道：「吾師請坐，下官有片言相告。適纔眾人謝禮，吾師堅執不收，下官亦不敢強；今愚意欲伴吾師同往建康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大人理攝縣事，豈可離境遠行？上司知道，亦不穩便。貧僧隨路抄化而往，豈敢勞車駕也？」丘吉笑道：「吾師有所不知。本朝京城之內，敕建一妙相寺，極其廣大，費了偌大錢糧。今已有一員正住持在彼卓錫。近因寺內施捨者眾，廣有金銀財帛，屢被盜賊偷劫。聖上降旨捕獲，並無下落，連朝廷也無如之何。敕下各省官員人等，舉薦才德武藝兼全長老為此寺副住持，如舉稱其職，薦官升擢重用；倘或受賄妄舉，薦官一體究罪。下官看吾師臨財不貪，有力不伐，立身謹慎，膂力過人，堂堂一表，乃材德皆優之高僧也。野人肆毒喫人，無人敢近，吾師只身除害，此萬夫之勇也。薦與朝廷，必稱其職。下官已動文書，申明上司矣。明日吉辰，即與吾師同赴京都。」林澹然稽首道：「貧僧有何德能，當此大任？況今年邁力衰，經典未諳。這妙相寺住持不比尋常，設或差池，有累尊德，此實不敢奉命。」丘吉道：「下官主意已定，吾師不必太謙。」即叫本寺和尚分付道：「好生管待林大師，不可怠慢。明日起程。」林長老再三辭謝，丘吉堅執敦請，相別回衙。安惠寺和尚將林澹然敬奉款待，酒饌茶飯，極其豐盛，誠心服侍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丘吉陞堂，令該房書吏寫了文書，差押司皂快，分投各上司去了。將縣印交與縣尉權管，收拾行囊，帶了幹辦，逕到安惠寺接林長老，並馬出城，取路往京都進發。路中閑話不題。不一日已到建康地面，當下兩人進金川門來。林澹然仔細觀看，這建康城中，果是皇都氣象，繁華富貴，實與外郡不同。但見：

皇都壯麗，時看玉燭之調；紫禁巍峨，永奠金甌之固。六街三市，肩摩轂擊盡王孫；八相九卿，展採分猷皆髦士。庫藏中錢如山積，倉廩裏粟似泥沙。家家戶戶盡笙歌，往來來來俱禮樂。聚八方之玉帛，會四海之珍奇。隨他儉嗇也奢華，任你貧窮飽餓。

當日尋覓客館安歇。次日五鼓，丘吉同林長老齊赴早朝，遠遠見午門外燈火燦煌，文武官員聚集于侍班閣子前，等候朝見。只聽金鐘響罷，卻早天子臨軒。眾文武駕序排立，山呼舞蹈畢，丘吉出班，俯伏奏道：「臣乃睢陽縣知縣丘吉，有事奏陳。」黃門官道：「汝是縣尹，為何不理縣事？又非朝覲之期，擅離本縣，所奏何事？」丘吉道：「臣奉聖旨，特薦一員智勇足備沙門，為妙相寺副住持。親送至此，懇乞轉達天聽，以陳備細。」黃門官啟奏，武帝傳旨，宣丘吉上殿。丘吉隨至殿階俯伏。武帝道：「卿所薦之僧，何方人氏？是何法名？何以知其智勇足備？」一詳奏，朕當選用。」丘吉道：「臣叨聖恩，除授睢陽縣知縣。到任之後，喜得歲稔年豐，民安物阜。近來離縣四□里有一村，名為嵇山，出一異獸，虎頭熊體，身長丈餘，爪似鋼鉤，行如飛鳥，滿身鐵肉，專一喫人，村民過客盡遭其害。臣屢差士兵獵戶捕捉，皆被傷損。滿村百姓，驚惶逃走，無人敢近。忽于七月中旬，一遊方僧人，姓林，法名太空，別號澹然，從東魏來，經過嵇山，土地廟中遇此惡獸，被僧數杖剪除。酬以金帛，堅辭不受。臣見其廉而且勇，非尋常緇流可比，特薦為妙相寺副住持，伏乞聖裁。」武帝聽罷，道：「這僧今在何處？」丘吉奏道：「此僧在午門外候旨。」武帝即傳旨，宣林和尚面君。林澹然隨著黃門官進入殿上，山呼舞蹈已畢，武帝看林澹然一表人材，威風凜凜，心裏大悅。有蝶戀花詞為證：

炯炯雙眸欺閃電，態度雍容，喜色春風面。滿頰蒙茸星萬點，達摩飛錫來金殿。破衲離披隨體轉，雲水為家，不把功名戀。俠骨天生金百煉，芳聲遍處人欽羨。

武帝道：「卿是自幼出家，還是中年披剃？通何經典，習何武藝？睢陽害人之畜，怎生勦滅？可詳言之。」林澹然奏道：「臣乃將門之子，自幼頗習武藝。因見閻浮世界，功名富貴到底無根，生死輪回纏劫無盡，中年猛省回頭，削髮披緇，以了生死。經典咒懺尚未精習，棄家雲遊，導師訪道。偶從嵇山經過，一路聞人傳說野人兇狠喫人，臣奮死除害，以救地方百姓。今因丘縣尹得瞻天顏，若為妙相寺之住持，臣實不稱。乞賜臣雲遊方外，自在逍遙。祈保陛下萬壽無疆，皇圖永固。」武帝道：「朕視卿堂堂儀表，必是英雄豪傑，可惜出家為僧。經典之類，卿試習之，自然通達，何慮不精。今能除害救民，其功不小。妙相寺正少一員副住持，朕訪求久矣。得卿為之，大慰朕心。朕意已決，卿勿固辭。」既著光祿寺辦齋，敕禮部侍郎程鵬、光祿卿吳繼宣、薦官丘吉，三人陪宴。丘吉林澹然二人謝恩而退。正是：

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

畢竟林澹然果肯為妙相寺副住持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